



畫裡狸奴

從國寶再現特展中的貓談起

■ 劉芳如

現代人養寵物貓，已經成為時尚。貓主人常以「貓奴」和「鏟屎官」自許，而將貓咪泛稱作「喵星人」。民國一〇八年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即將以喵星人為主題，精選十二件有貓的作品，發行月曆，預料會引起貓奴們的搶購熱潮。

貓月曆中，有三件重量級的宋畫精品，會現身在今年十月四日至十二月廿五日的「國寶再現——書畫菁華特展」中。本文即擬以易元吉〈猴貓圖〉、宋人〈冬日嬰戲〉，和宋人〈富貴花狸〉為核心，透過高解析的局部放大圖版，帶領讀者逐一欣賞畫中細麗傳神的内容，共感宋代畫家對於自然生態，尤其是對貓咪，那份無與倫比的描寫功力。

前言

貓咪靠著捕鼠的本領成爲人類豢養的寵物，由來已久。陝西的仰韶遺址，即發現過貓的骸骨，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漆盤上，也有四隻貓的紋飾。先秦詩歌《詩經·大雅》，曾見及「有熊有黑、有貓有虎」的描述，雖不確知當時的貓是否已爲人所豢養，但從《西漢文紀》〈答驃騎難〉中「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，曾不如跛貓」的文句，應可推知漢代宮中存在有養貓捕鼠的事實。

至於貓咪的形象入畫，至遲從唐代已有之。據畫史記載，唐代盧弁（生卒年不詳）、刁光胤（十世紀），宋代李迪（十二世紀）、祁序（生卒年不詳）、靳青（生卒年不詳）、何尊師（九至十世紀）、王凝（十一世紀）、李羈之（生卒年不詳）等人，均擅長畫貓，可惜多數並無作品流傳。

宋代的文人墨客，愛貓者頗不乏人。例如梅堯臣（1002-1060）在愛貓「五白」往生以後，就特別爲牠寫了一首〈祭貓詩〉，其中述及「自有五白貓，鼠不侵我書。今朝五白死，祭與飯與魚。」又如黃庭堅（1045-1105）曾作〈乞貓詩〉，描述家裡極需要買貓來消除鼠患的殷切心情。詩云：「秋來鼠輩欺貓死，窺窶翻盤攪夜眠；聞道狸奴將數子，買魚穿柳聘銜蟬。」再如陸游（1125-1210）的〈贈貓詩〉：「裹鹽迎得小狸奴，盡護山房萬卷書；慚愧家貧策動薄，寒無氈坐食無魚。」也傳神地表達了窮書生對於養貓護書的倚仗，以及寢食供應不足的愧疚。

故宮典藏的繪畫當中，有描繪貓咪形象的作品，總數超過六十件。從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乃至當代都有。其中以宋代的貓畫，最爲細膩寫實，極能反映宋人講求觀物寫生的創作理念。

近年來，業經故宮暫行分級定爲國寶，或已由文化部核定公告爲國寶級的宋代貓畫，即有易元吉〈猴貓圖〉、宋人〈冬日嬰戲圖〉和宋人〈富貴花狸〉等三幅。

本次故宮舉辦「國寶再現——書畫菁華特展」，策展宗旨在向國人展現故宮努力推動古物分級的亮麗成果。在二十六件國寶展件中，特別納入上述三件貓畫，作爲畜獸畫題材的抽樣代表，同時也呼應故宮規劃一〇八年貓月曆的精彩內容。茲分別述介如下。

宋易元吉〈猴貓圖〉

易元吉（十一世紀後半）是北宋仁宗（1022-1063 在位）、英宗（1063-1067 在位）時期的畫家，字慶之，湖南長沙人。初習畫時，多描繪花鳥，後來因看到趙昌（十至十一世紀間）所作，深感歎服，並領略到必須擺脫窠臼、另闢蹊徑，從此改習較爲珍稀的獐猿。他的足跡曾遍涉兩湖地區的名山大澤，潛心觀察動物的形態和習性，筆下遂能生動傳神。

潭州知州劉元瑜得悉易元吉的畫藝不凡，一度破格拔擢他爲州學助教。英宗治平元年（1064），復奉召入京，爲新落成的景寧宮孝嚴殿作屏風畫，自此聲名大噪，惜未幾即暴卒，米芾（十一世紀）《畫史》甚至惋惜他是遭畫院中人妒忌，才被毒害。詩人劉摯（1030-1098）也悼祭他：「傳聞易生近已死，此筆遂絕天幾存；安得千金買遺紙，真僞常與識者論。」足見易氏在當時所受到的推崇，以致市面上出現了假冒他的僞作。

徽宗（1100-1126 在位）敕纂的《宣和畫譜》（1120）裡，共收錄易元吉畫作二百四十五件，其中固然多見獐鹿及猿猴的主題，但亦不乏〈寫生戲貓圖〉、〈戲貓圖〉、〈雞冠戲貓〉、〈藤



圖1 宋 易元吉 猴貓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3 宋 易元吉 猴貓圖 卷 局部 倉皇走避的小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整睡貓圖》等與貓相關的作品。

〈猴貓圖〉卷（圖1）是院藏七十件限展精品之一，故宮暫行分級定為國寶。文物編號為故畫983，畫縱31.9公分，橫57.2公分。此卷共畫一猴二貓，畫幅中段的地面立有繩樁，皮繩尾端，繫縛著毛色呈金黃的獼猴。猴兒的臂彎裡，還抱住一隻虎斑小貓。小貓咪的雙眼睜圓，兩耳向後倒豎，張嘴喵喵嚎叫，臉上滿是驚怖的表情。相形之下，獼猴卻是一付得意洋洋的模樣，嘴角上揚，彷彿逗弄這隻小貓讓牠心情大爽。（圖2）畫幅左方，另有一隻小貓，牠雖然僥倖躲過了猴兒的挾持，驚嚇之餘，內心卻依舊惦記著同伴的安危，才會欲去還留，豎直尾毛大聲呼喚著。（圖3）料想這對小貓可能是在不經意間，誤闖入獼猴的活動範圍，才會導致其

中一隻遭到猴兒的捉狹。畫家所捕捉的，正是在霎那間所發生的景象。由於猴的發音與「侯」相同，貓又與「耄」諧音，耄是指七十歲以上的老者，故此作的繪製，或許也兼有象徵「封侯」和「長壽」的吉祥寓意。

整件作品雖然背景純任留白，但畫家對於猴與貓的描繪，堪稱精工至極。除了猴、貓身上的茸毛用細筆逐一鈎畫外，並以淡墨調和赭

石、藤黃，逐層染暈深淺。三隻動物的五官和表情的鈎畫，俱都栩栩欲活。眼部睛球的染繪尤其細膩，時序雖已相隔千載，依舊感覺目光炯炯，明亮而靈動。稍覺可惜的是，畫絹殘損處，有多處後代裱工全補的痕跡，與原絹上的筆墨相較之下，高低立判。

畫面並無作者款印，僅左上方，有徽宗的瘦金書「易元吉猴貓圖」。題字下方，鈐蓋宣



圖2 宋 易元吉 猴貓圖 卷 局部 被獼猴挾持的小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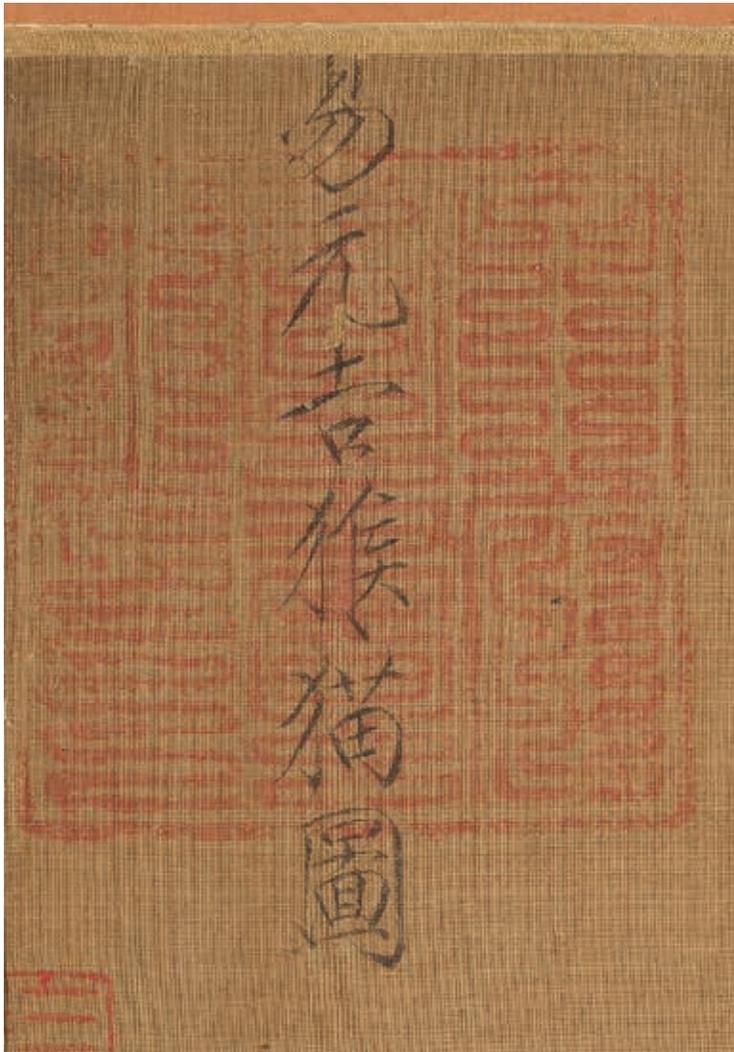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 宋 易元吉 猴貓圖 卷 局部 宋徽宗御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5 宋 易元吉 猴貓圖 卷 局部 拖尾趙孟頫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和內府的「內府圖書之印」（圖4），畫幅近中間處，另有「宣和中秘」一印，這兩方印是此畫中時代最早的印記。由於書法與印章俱無疑議，足以證明在北宋末期，此畫曾由徽宗內府所庋藏。其餘的收藏印，尚有梁清標（1620-1691）、畢懋（十八世紀）等民間藏家及清乾隆（1736-1795 在位）、嘉慶（1796-1820 在位）內府的印記共二十餘方。

手卷後的拖尾題跋，共計三則。第一則為

元代趙孟頫（1254-1322）所題：「二狸奴方雖，一為孫供奉攜挾，一為怖畏之態，畫手能狀物之情如是。上有祐陵舊題，藏者其珍襲之。子昂。」（圖5）後面明代張錫（十五世紀）的跋語中，亦盛讚此作：「觀易元吉所畫二物，入聖造微，儼有奔動氣象，又在李迪之上，信宋院人神品也。後有文敏小跋，字雖不多，而俊逸流動，遂成二絕矣。今為吾友邵君世安所藏，世安善鑒畫能書，其得於是者必多矣，尚永寶

之。張錫跋。」拖尾的末端，另有清代鑑藏家畢灑（1799年卒）於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的跋文，介紹張錫其人。

透過題跋與印記，來追索〈猴貓圖〉的傳緒脈絡，可大致推定此作至遲在元代已從宋內府流入民間，明代曾為張錫的朋友邵世安（十五世紀）所擁有，至於另一方印「葑溪彭氏珍藏」中的彭氏所指為何人，尚待考。清初，再轉由梁清標收藏，乾隆時期的收藏家畢灑曾審定過此卷。其後〈猴貓圖〉即重入清內府，並於仁宗嘉慶年間收進《石渠寶笈三編》。

宋人〈冬日嬰戲圖〉

〈冬日嬰戲圖〉軸（圖6），文物編號為故畫190，縱196.2公分、橫107.1公分，故宮暫行分級定為國寶。畫幅並無作者款印，僅鈐有六方乾隆及宣統皇帝（1909-1911在位）的收藏印。

本幅畫在庭園一角的太湖石旁，盛開著梅花和山茶花，並有翠竹與蘭草相襯，景致典雅而富麗。一對盛裝的姊弟，分持孔雀尾羽和彩旗，專注地逗弄一隻白底黑花的小狸奴。（圖7）

與此作尺寸、風格相仿的作品，另有去年在「國寶的形成——書畫菁華特展」中展出過的蘇漢臣〈秋庭戲嬰〉，兩畫無論在絹地、畫法與人物形象各方面，均呈顯了極高的相似度，惟季節一秋、一冬不同而已。推測兩畫原本同屬於一組〈四季嬰戲圖〉，很可惜在流傳過程中佚失了春、夏兩幅。〈秋庭戲嬰〉若被推定為蘇漢臣的作品，那麼〈冬日嬰戲圖〉自然也是出自他之手了。

蘇漢臣是開封人，活動年代大約在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中期。宣和間（1119-1125）即擔任畫院待詔，宋室南渡後，再入紹興畫院，最擅長畫童嬰題材。明代顧炳（十七世紀）《畫

譜》（1630）裡著錄蘇漢臣的畫風，形容他「寫嬰兒，著色鮮潤、體度如生。熟玩之，不啻相與言笑者，可謂神矣。」倘引此與〈秋庭戲嬰〉、〈冬日嬰戲圖〉裡的兒童形象相互比對，委實十分貼切。

宋代鄧椿（十二世紀）《畫繼》有言：「徽宗建龍德宮成，命待詔圖畫宮中屏壁，皆一時之選。」雖然沒有足夠的文字支持蘇漢臣曾經為徽宗宮廷製作掛屏，但因〈秋〉、〈冬〉兩畫的尺幅都相當碩大，確實不排除當初曾被當成宮廷建築的裝飾掛屏，後世才改裝為立軸形



圖6 宋人 冬日嬰戲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宋人 冬日嬰戲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式的可能。

〈冬日嬰戲圖〉的畫絹，固然已有多處全補的舊跡，所幸對於欣賞畫家精準描繪的各個細節，並未造成嚴重影響，特別是那對姊弟及小貓，大致仍維持了初始的樣貌，足以印證北宋宮廷繪畫的卓越成就。

小花貓在〈冬日嬰戲圖〉裡，是姐弟所逗弄的對象，所佔的位置不大，觀賞此畫的人通常都會先留意到那對姊弟，接著才看到牠。儘管是居於配角地位，但是無論肢體動作亦或身

上纖細的茸毛，畫家還是毫不鬆懈，務令讓這隻小貓臻於纖毫畢現的地步。（圖8）

類此細膩寫實的技法，在南宋小品繪畫中亦可舉出兩件實例。收在《歷代畫幅集冊》的宋人〈狸奴〉（圖9），以及收在《宋元名繪冊》的李迪（活動於1162-1224）〈狸奴小影〉（圖10），就都是以斗方格局，畫小花狸前足輕舉、欲行又止的模樣，十分討喜。其中，宋人〈狸奴〉與〈冬日嬰戲圖〉裡的貓，儘管行進方向相反，但表情和姿態卻極為神似。倘若將〈冬〉作中

的貓，單獨裁成斗方，裱裝為冊頁形式，必然又是一件可以單獨觀賞的傑作。

前述作品裡的三隻貓，再加上〈猴貓圖〉卷裡的兩隻貓，瞳孔都不畫成圓形，而是呈尖長狀。唐代段成式（約803-863）在《酉陽雜俎》有謂：「貓目睛睛暮圓，及午豎欽如挺。」宋沈括（1031-1095）的《夢溪筆談》也說：「貓眼黑睛如線，此正午貓眼也。」可見幾位畫家都有留意到貓咪的眼睛會因時而遞變，也懂得巧妙運用這項特徵，來暗示畫幅所繪，正是白晝光線充足的時段。

宋人〈富貴花狸〉

〈富貴花狸〉軸（圖11），民國一〇一年三月文化部核定公告為國寶，清代的《石渠寶笈》卷四十亦將此作定為「上等」。畫縱141公分，橫107.5公分，文物編號為故畫862。裝池採三段的宋式裱，畫心兩側鑲綴細邊，形制顯得格外素樸典雅。

本幅以闊絹繪製，構圖採全景的格局，描繪三株牡丹婷婷玉立，全部用勾勒填彩法，雖然絹質已因年代久遠趨於黯褐，但仍可看出原本的著色應相當亮麗。碩大的牡丹花有全開、將開、含苞等數種姿態，畫葉片也富含正反轉



圖9 宋人 狸奴 歷代畫幅集冊 第三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8 宋人 冬日嬰戲圖 軸 局部 小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0 宋 李迪 狸奴小影 宋元名繪冊 第十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1 宋人 富貴花狸 軸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側的變化，生意俱足。（圖12）李時珍（1518-1593）《本草綱目》（1578）記載：「群芳中以牡丹為第一，故世謂花王。」觀賞此作，適可印證花王牡丹冠蓋群芳的華麗風采。而牡丹花常被用來象徵富貴吉祥，加上貓、耄諧音，故此作亦兼具有祝願富貴、長壽的意涵。

花叢底下，置放著一副石鈴，中間纏繞長繩，另一端繫縛著一隻黑白相間的狸奴。（圖13）貓目睜圓，神采煥然。這種背黑腹白的花貓，在清代劉廷璣（十七世紀）的《在園雜誌》中，有個很美的名字，叫做「烏雲罩雪」。「富貴花狸」的作者顯然具備卓越的觀物能力，落筆肯定而流暢，畫法連絲帶染，透過濃墨和白粉，鉅細靡遺地再現貓毛細微的變化，身形亦渾圓富有立體感。（圖14）

北宋畫院特別著重寫生，《宣和畫譜》中收錄相同主題的繪畫，數量不少，例如黃居寀（約933-993）、趙昌（約959-1016）、崔白（十一世紀）等人，均曾畫過〈牡丹戲貓〉、〈牡丹貓圖〉。〈富貴花狸〉雖未標註作者，但從畫中高超的筆描功力，以及細膩典雅的設色，研判應出自北宋後期的宮廷畫院名手。

清代黃漢（十九世紀）的《貓苑》提及：「宋人有正午牡丹圖，不知誰畫？」〈富貴花狸〉的牡丹花葉，花瓣和葉片頗多呈現攤平、下垂之勢，



圖12 宋人 富貴花狸 軸 局部 牡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3 宋人 富貴花狸 軸 局部 繫縛花狸的石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4 宋人 富貴花狸 軸 局部 狸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5 宋人 富貴花狸 軸 局部 狸奴眼睛的特寫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儼然像白天受到灼熱的陽光曝曬後，水份被蒸發的樣態。若說此作是畫正午牡丹，亦無不可。倒是花叢底下的貓，雙目灼灼，瞳孔畫成圓形（圖15），與前述幾幅畫裡貓睛細長的形象不同。有可能是因為藏身花蔭，眼睛受光微弱，畫家依據所見如實摹寫，才會與「正午貓睛如線」的記載互異。

〈富貴花狸〉並無作者款印，除清高宗和宣統帝的八方鑑藏璽外，早期收藏印有宋理宗（1225-1264 在位）的「緝熙殿寶」與明代官印「司印」半印。據以推斷，此作從完成以後，便一直由內府收藏，迄未流入民間。

結語

為人豢養的貓咪，看似與人親近，但在行止之間，充滿了活潑跳躑的動感，當形諸於圖畫時，要想捕捉其可愛生動的神態，並不是那麼簡單。《宣和畫譜》卷十三即謂：「若乃犬羊貓狸又其近人之物，最為難工。花間竹外，舞袖綉幄，得其不為搖尾乞憐之態。故工至於

此者，世難得其人。」

「國寶再現」特展中的四隻貓咪，頸上繫著同款紅緞帶，顯然都是宮中馴養的寵物貓。褪去野生貓科動物兇猛善獵的天性，更多了幾分天真親人的可愛萌樣，令人忍不住讚嘆畫家縝密的觀察功力。儘管宋代文豪蘇軾（1037-1101）曾主張：「養貓以捕鼠，不可以無貓而養不捕之貓。」然而在宮廷內苑養尊處優的貓咪，恐怕不見得需要擔負捕鼠的工作，飼養貓咪，多一半是主人希望獲得牠的陪伴吧。

元、明、清以降，貓咪題材的繪畫，伴隨著文人寫意風氣的抬頭，已去宋畫的寫實風格漸遠，甚至出現奔放淋漓、脫略形似的趨勢。一〇八年貓月曆中，明代沈周（1427-1509）〈畫貓〉，即可為之証。而類似〈猴貓圖〉、〈冬日嬰戲〉、〈富貴花狸〉這等形神兼備、典雅含蓄的宋畫典型，無疑已形同絕響，亦更顯珍稀。值此「國寶再現——書畫菁華特展」隆重推出之期，歡迎愛貓一族相偕來故宮，親睹將近千歲宋代喵星人的奕奕神采！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參考書目

1. 張華芝，〈你奈我何？繪聲見影的宋易元吉猴貓圖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78期，2006年5月，頁54-60。
2. 林柏亭主編，《大觀——北宋書畫特展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6。
3. 劉芳如，〈蘇漢臣嬰戲圖考〉，《丹青之間——美的修復與名畫論壇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0，頁94-124。



國寶再現

書畫菁華特展

Another Look at National Treasures:

Select Masterpieces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
the Museum Collection

10/04 - 12/25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
NATIONAL PALACE MUSEUM

11143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
TEL: 886-2-6610-3600 | www.npm.gov.tw



文化部
MINISTRY OF CULTURE



文化部文化資產局
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, Ministry of Culture

